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84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上盐都过年

□盐城王迎春

水韵古邑,高新盐都。在浩瀚无垠的黄海之滨,镶嵌着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——盐都。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,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温情脉脉的气息,吸引着无数旅人的目光。盐都,一个名字里就蕴含着丰富历史与文化的地方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以其独有的魅力,静静地诉说过往与未来的故事。

在这里,“上水上善上盐都”不仅是一句文旅宣传语,更是这片土地对世人发出的深情呼唤,张开双臂,欢迎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“春节回家,上盐都过年”,沉甸甸地承载着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,也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它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邀请,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,一种情感的共鸣。当寒风渐起,雪花飘落,远方的游子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便愈发强烈。盐都,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,用她那温暖的怀抱,召唤着每一个漂泊在外的孩子,回家过年。这份呼唤,穿越了千山万水,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,让人无法抗拒,只想立刻踏上归途,去感受那份久违的亲情与温暖。

纵湖纵情,灵蛇灵动。踏上盐都的土地,仿佛走进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。蟒蛇河从大纵湖奔涌而出,这里的水,清冽甘甜,宛如大地的血脉,滋养着这片丰饶的土地,也滋养着人们的心田。水面上,一叶扁舟悠然自得,随波荡漾,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,在这幅画卷上轻轻勾勒。波光粼粼的水面,倒映着岸边的长桥、绿树,以及那些错落有致的民居,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美丽的画面。漫步在这样的景致中,人的心灵仿佛也被洗涤得格外清澈,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,只剩下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

蛇舞迎新春,相约蟒蛇河。盐都的水,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,更孕育了这里独特的人文风情。盐都人,以其淳朴善良、热情好客的

性格,赢得了无数来访者的赞誉。他们的笑容,如同冬日里的阳光,温暖而明媚,能够瞬间驱散人们心中的寒意。在这里,邻里之间没有隔阂,朋友之间没有猜忌,陌生人之间也能相互帮助,彼此关怀。这种至真至善的人文氛围,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与温暖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盐都的街头巷尾便充满了欢声笑语。人们或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,品尝着当地的美食,或围坐在火炉旁,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快乐。这份真挚的情感交流,让盐都的夜晚变得格外温馨而美好。

过年时节,盐都更是披上了一层节日的盛装,到处洋溢着喜庆与祥和的气氛。古老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传承与发扬。舞龙舞狮,是盐都过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只见一条条色彩斑斓的巨龙在空中翻腾跳跃,一只只威武雄壮的狮子在人群中穿梭嬉戏,它们用生动的表演,向世人展示着盐都人民的勇敢与智慧。而花灯庙会,民俗踩街,则是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各式各样的花灯璀璨夺目,将夜晚的盐都装点得如梦似幻。人们漫步在灯海中,欣赏着这些精美的艺术品,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韵味。在这样的氛围中,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。

当然,过年的重头戏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共享年夜饭的温馨时光。在盐都,年夜饭不仅仅是一顿饭那么简单,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一种文化的传承。餐桌上,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佳肴,有传统的盐帮淮扬菜,也有创新的现代美食。家人们围坐在一起,举杯共饮,谈笑风生,分享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。这份难得的团聚时光,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感动与幸福。在这样的夜晚,无论身处何方,无论经历多少风雨,只言片语之中、汤汤水水之间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力量。

“盐”之有味,“都”来过年。

应景

□南京陈思

藏在小区一拐角处的蜡梅开花了,嫩黄的花瓣在风中摇摆,微风拂过,暗香满怀,有位女子手上拿着一枝,说要把蜡梅插入花瓶,那淡淡的香气能为家人带来春节美好的祝愿。

这让我想起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美好景致。

集市前,一对夫妻悉心挑选着新春迎客的器物,妻子说:“朱红梅花纹漆碗里盛放着白如玉的鲫鱼汤,会让客人胃口大开,华丽又清雅。”她旁边的丈夫拿着碗端详,连连点头。悉心挑选合适的器物,迎新春的时光在碗碟杯盏间被具象化。

巧心思选择适宜的食器,是生活的艺术与美学,让新春的日子有了美好的应景之情趣。

冬日煦暖的阳光照着社区,熙熙攘攘人声鼎沸,有的村民拿着福,有的村民拿着春联,露出幸福笑容。一些书法家们正在笔走龙蛇地为村民们义务写春联,朴实憨厚的村民们喜滋滋地拿着大红春联,畅想着贴春联、迎新春的幸福时刻。

这红应景着人们红红火火的日子。

在一图书馆展览室,展示着新年的字画,我被一幅楷书吸引:“岁月如梭,光阴似箭,或有艰难困苦,曾令心境不平,亦不乏欢声笑语,足以慰藉心灵,然往事已已,勿再念兹,未来可期,当怀憧憬……”

一幅幅美丽的场景画面,应景着喜迎新年的气象万千,无论过年的形式怎么改变,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会改变。

酒喝光、菜吃光,闹到很晚才会散去。

进入新世纪后,除夕串门儿渐渐淡出,随之淡入的是年关请客,就是在年三十的晚上,约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人来家里吃饭。所谓“重要的人”,主要是今天所谓的“社会人脉”。在家请客,杯盘罗列,酒香四溢,吃的、喝的都比以前要好很多。然而,一些“长辈们”却不满意,大约就是他们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被重视,而且,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社会人脉”的角色地位越来越重要,“长辈”的角色分量逐渐弱化。

每每听到长辈们的抱怨,我就宽慰他们:现在不同以往,以前在家种地,你们可以教年轻人犁地、打场,现在用不着这些了。年轻人出门做事,总不免要与别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,这些社会关系,对于他们办事情、做生意等十分重要,所以,他们要尽量维持好一定的社会关系。说到这里,有长辈忽然就开了窍。

什么是年味儿?我以为年味儿不只是吃什么、穿什么,不止于贴春联、放炮仗。真正的年味儿是感情的交流,不管是到别人家串门儿还是请客人到自己家吃饭,都是一种形式,一种沟通交流的形式,而过年,无非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时机罢了。当我们想到了这一层的时候,就不会为年味变淡与否所困扰,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胸、更加开朗的心情过年了。

命里的一颗糖

□南京孔繁勋

今年春晚,有一个十分特殊而又感人的环节——外卖诗人王计兵受邀观看央视春晚并接受主持人的采访。

在春晚简短的现场采访中,王计兵有一句话,给了我深刻的启发与触动,他说:“诗是命里的一颗糖。”作为外卖员,起早贪黑,寒冬酷暑,风雨兼程,每天要奔波十几个小时,其辛辛苦劳,是不言而喻的。我想,正是诗这一颗“糖”,阻挡了他的风雨,消解了他的疲惫,因而他又是甜蜜的、幸福的。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与意义。于是,哪怕生活再苦再累,他都能从诗歌中汲取力量,获得快乐。正如他所说,“生活给我多少积雪,我就能遇上多少个春天”。多年来,王计兵利用点滴的空余时间写了七千多首诗,先后出版了《赶时间的人》《低处飞行》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等4本诗集,获得了几十个国内外奖项,受到了国内诗坛和文学界的高度关注。

一直以来,有人说诗歌是无用之用。此话不假。作为一个普通的诗人,诗歌不能当饭吃,从这个角度讲,诗歌是无用的。然而,当你在疲惫的工作之余,如果能够轻松愉快地读一首诗,或有感而发地写一首诗,抒发自己的情感,精神肯定是愉悦的,就像王计兵口中的那颗糖。这时,诗歌,便是有用的、有价值的。正所谓,无用,方可大用。其实,生活中本来就有诗歌,诗歌反映现实生活。回望历史和过去,无论是李白、杜甫和王安石,还是徐志摩、海子和顾城,他们的诗无不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、抒发个人情怀志向的作品。

可是,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,人们或忙于生计的奔波与劳累,或追求物质的拥有与享受,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与安宁,疏忽了精神的慰藉与安抚。我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,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。而诗歌,就像一位忠实的朋友,它会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,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活的本质,让我们回到时间的原点,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的角落,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。当我们遇到生活的困苦与挫折时,诗歌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,当我们遭受人生的磨难与打击时,诗歌就是我们情感的宣泄口。正如外卖诗人王计兵,为了生计,他送外卖、讨生活,但他没有放弃心中的爱,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于是他选择了诗歌。有了诗歌,心怀对生活的热爱,在风雨中送外卖也变得不那么辛苦了。他爱生活、爱诗歌,诗歌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。

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命里的那颗“糖”。

回到那片土地

□南京张学庆

去年,应朋友邀请,有幸又去了一趟苏北,曾经作为一名“外来户”,在那里劳动生活了十年,也算是旧地重游。

从南京乘高铁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灌云王集站,半个世纪过去了,走出站台我找不到北,要不是有人来接我,我真不知道该往哪走。如今的王集,乡道村道都流淌着阳光,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“七里松”,如今,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从县城到东门闸,那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,现在开了很多商铺,有卖化肥种子农药的,有修理农机电器的,还有大碗菜的农家乐。接我的人告诉我,当年的老队长多年前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小二马,现在是村里的组长,乡里最小的干部。二马的母亲还健在,老太太九十多岁了,戴上老花镜还能在阳光下做针线,虽然那些年我跟她淘过气,吃过她的鸭蛋,但看见我来,她笑得很开心,把旧事翻出来聊,竟忘了到吃饭的点。村里的老人不多了,除了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哥大嫂,那些小的都管我叫爹爹了。坐在门前喂奶的小媳妇也不害羞,好像我是她家的亲戚,三大爷或者老舅公,回来了就是一家人。

村前,河埂堆起来的路修得平平整整,铺上了水泥,夏季秋季自然就成了晒场。紧贴路边一字排开朝南的人家,门里门外比以前多了大片的阳光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挣点钱,回来就把一间间土屋翻盖成两层三层的楼房,得意洋洋的样子。庄上不少人家就近结了亲,于家的二丫嫁给本村程家的小根子,王家三小子的儿子娶了朱家的孙女做媳妇,如今日子过好了,辈分却串了岗。提到当年队里最穷的印家老二,那年春天青黄不接,他家断粮好几天,我听到之后还拎了半袋山芋干送去。现在,他多年在外打工,一家老小都成了城里人。

土屋换成了洋楼,扁担锄头还是喜欢在门前晒太阳,擦去沾在灵魂上的泥土,依然是性情质朴见活就干的庄稼汉。割草用的草蓆,没草割了,可以用来装南瓜土豆。散了架的粪箕没了用场,只能当柴烧。农田不再用锹挖牛耕,十乡八村没人家养牛,耕地都是拖拉机,听不到牛叫。麦苗稻秧有了姓名,一家比一家油绿,田头地边野菜们都有了身价,荠菜、麦须草、豌豆叶,拿到街上,城里人抢着买,塘洼里的七角菜、荚秧子、鸭儿草,那些都是挑来喂猪的。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认识它们。

和一朵野菜重叙旧情,把日子里的磕磕绊绊挖出来,让岁月流出开心的事,像今天的田间地头,点点新绿尽情开怀,即便是七角菜,笑起来也是春天的花朵。

串门儿

□安徽合肥刘学峰

没出正月,还在年里。说到过年,像我这般五六十岁的,常常觉得现在的年味儿不如小时候那般浓郁。

小时候过年,我印象最深的是除夕的一项风俗:串门儿。北方的农村平时也串门儿,就是到别人家闲聊。除夕的串门儿则不同,是特指晚饭后带着酒菜去别人家拜年。酒是几毛钱一斤打来的,装在鸭嘴壶里;菜无非就是萝卜块儿,简单地拌点儿盐、酱油(如果能再加点儿香油,则属高档菜肴了),装在盘子里(如果装在碗里就显得不够隆重了);再拿上一双筷子,就可以出去串门儿了。

不是谁家都要去、谁家都可以去,要有所选择。通常是去三种人家:一种是平时有什么过节,却没有合适的机会解释、道歉什么的,在辞旧迎新之际,带着酒菜登门拜年,主人自然不会拒之门外。坐下来,主人会再配一样菜,至于喝谁的酒,争执几个来回后便会确定下来,一般是先喝几盅“客人”的酒,然后再喝几盅“主人”的酒,但总量不会多,因为今晚要串的门不止一家,必须尽快结束。第二种是受过对方帮助,平时语言上的感谢不够分量,趁着过年,到家里略表心意。第三种是长辈,大家结束了前面的释怨、感恩之类活动之后,会不约而同地聚到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辈家里。长者会很高兴,招呼家人拿出几样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款待大家。众人会在这里把自己带的